

# 不安之必要—— 書寫自然，為了未來的記憶

黃宗潔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 建立於溫柔之上：從《犁過亡者的骨骸》談起

一如往常，我在墳上放了一塊石頭。我的墓園裡已經有許多這樣的石頭。安息於此的有：一隻老貓，我買下這間房子時在地下室發現的，還有隻半野貓，分娩時與牠的小寶寶一同死去；一隻狐狸，森林裡的工人聲稱牠患上了狂犬病，把牠殺了；還有幾隻鼯鼠和去年冬天被狗咬死的麋鹿。這只是其中一些動物，那些在森林裡亡於大腳陷阱中的動物，我只是把牠們移到別的地方，至少還有誰能以牠們為食。這座小墓園的位置很好，在池塘邊一個緩坡上，能眺望整座高地。我也想在此安息，永遠守護這裡的一切（注1）。

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犁過亡者的骨骸》，無疑是一本讀來令人不安的小說。故事主角是一位獨居在波蘭與捷克交界處，熱愛占星、威廉·布萊克的詩與關注動物的老婦杜薛伊可。某個冬日的夜晚，鄰居「大腳」被麋



鹿的骨頭噎死，她開始深信，大腳之死，是那些被他殘酷盜獵、殺害的動物進行的復仇，這個信念在周遭陸續出現一起起神秘的死亡事件後，似乎得到了印證……。

朵卡萩筆下的杜薛伊可，看似怪異、激進、略顯神經質又過度多愁善感，價值觀和思考模式也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但她的形象某程度上正是朵卡萩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致詞中所闡述的「溫柔的敘事者」。在此，溫柔指涉的不是性格，而是一種觀看與理解世界的方式：「溫柔使所經之處通通擬人化，讓發聲成為可能，……它是種

意識，是也許略帶憂慮地一起分擔命運。溫柔是深深關心另一樣人事物，關心它的脆弱、它獨特的天性、它無法逃避的苦難，以及在歲月面前的束手無策」(注2)。

憂傷地守護著死去的狐狸、麋鹿、狗與鼯鼠，與之分擔命運的杜薛伊可誠然是溫柔的，這樣的溫柔使她恆常處在為死去動物「無止境哀悼」的狀態中；另一方面，她也是憤怒的，對於動物遭到無情殺戮與漠視的憤怒，令她擁有某種讓人無法移轉視線的敘事力量，迫使讀者一同陷入她的憂慮與沉痛，和她一起看見星象中隱含的線索，看見狐狸留在雪上的痕跡、枯枝裡的猩紅甲蟲、以及躺在血泊中的野豬，並且看見她對那些一般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之質疑。

然而，老年、疾病、女性、獨居、動物，這些關鍵字加在一起的多重邊緣性，讓主角的痛苦在小說中注定成為警察眼中無足輕重的情緒性反應，她執著的聲音與看待動物權的態度，對多數讀者而言，或許也會帶來隱微的不適感受。但它恰恰展現了朵卡荻所相信的，建立於溫柔之上的文學擁有的力量——「展現各式怪癖、幻覺、挑釁、諧擬與瘋狂的權利」，一種「既懂包容，也敢踰矩」的寫作類型。讀者未必需要同意或認同杜薛伊可的種種論點，但她與獵人、警察、護林員、獵人神父間的分歧與矛盾，她的詰問和困惑，卻讓讀者不得不去面對這些思考對我們習以為常的價值觀，所帶來的挑釁與挑戰。換言之，《犁過亡者的骨骸》所帶來的不安，不只在於故事本身的神祕感，更在於主角的價值體系對我們

所熟悉的人與動物關係之動搖和質疑。

而當讀者願意試著透過杜薛伊可的角度看世界，或許就能開始體會，建立在溫柔之上的文學所展現的力量。尤其本書關注的議題涉及「自然」這個始終被置放在「科學理性」脈絡下進行對話的場域，過去對「自然書寫」的認知，也多半以非虛構並結合科學知識的敘事為主。但朵卡荻帶來的文學視角，以及主角杜薛伊可種種被視為「情感煽動」的話語，確實「既包容，也踰矩」地以一種看似挑釁的態度，透顯出這個充滿異質性，卻又彼此緊密連結的世界，不是只有一種聲音與價值。事實上，近年不少關注自然環境的創作者，也表達了類似的核心關懷。他們以各自的經驗、感受，創作出風格與焦點各異的作品，卻不約而同地指向某種以「不安」為基底，既包容，也「踰矩」(相對「主流」而言)的價值取向，若將其與《犁過亡者的骨骸》並置閱讀，亦能產生某種互文之效。因篇幅有限，以下僅以《向晚的飛行》和《遺棄之島》兩部作品為例，進行評介與對話。

## 認識世界的質地：《向晚的飛行》

與動物相遇，遇見的向來是真實的生物。但也是由我們人生至今聽聞過的所有故事和關聯性構成的生物。每見到動物，牠們必不可免的帶有象徵涵義。而我們雖然理當相信科學、尊重動物身處的現實，但我也會想，

我們是不是也能有更充分的心理準備，接受動物的象徵屬性試圖告訴我們的事。……我忽而想起在山坡上跟蹤牛群那一天，事件的意義無比清晰的在我眼前展開。原來我也把自己也看作了牛群的一份子，……那是一次未遂的嘗試，想把牛群從吃飽喝足的鎮定中驚醒。那是我想警告牠們及早逃出這裡，因為我們一同身處的山谷暗不見底，很可能不會有好結局（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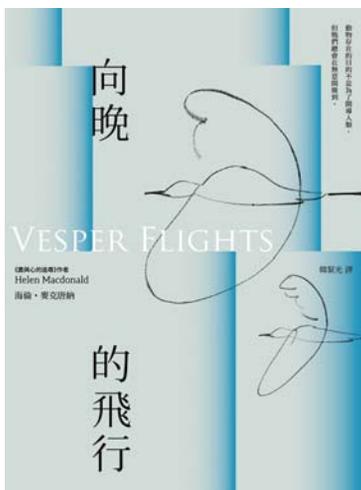
海倫·麥克唐納（Helen Macdonald）在《向晚的飛行》中，以41篇散文涵蓋了「與自然相遇」的經驗、回憶及反思——透過她包容性的視野，這些篇章既是動物的故事，也是人與動物、環境相遇的故事。身為科學史研究者，麥克唐納反覆提醒讀者的，卻是在自然環境遭逢劫難的此刻，科學與文學兩者如何缺一不可。她在〈序〉

中以林柳鶯的消失為例，指出科學能「針對物種數量下跌端出統計事實」，但要讓人感受到林柳鶯的消失意味著什麼，卻需要文學的入場。因為文學方能「引領我們認識世界的質地」。

以此為前提，《向晚的飛行》如何展現此種融合科學與文學的視角，自是本書最值得留意之處。由前述跟蹤牛群的引文，讀者或許已依稀看見朵卡荻筆下，那位為被獵殺的動物立墳、放走養殖場狐狸的杜薛伊可女士的身影——麥克唐納顯然也是一位溫柔的敘事者。但在這篇名為〈山谷派來的消息〉的文章中，還埋藏著更多訊息，讓我們看見與動物互動的經驗，如何影響了麥克唐納重新去理解、詮釋人與自然的關係。

這篇文章由回顧年輕時在威爾斯鄉間一座隼鷹保育繁殖農場的工作為起點，熱愛隼鷹的她當時認為自己找到了完美的職業。但最後將她推離這個工作的關鍵之一，卻是另一種鳥類：駝鳥——一隻不慎在半夜被鐵絲網卡住腳，並在驚慌中把腿扯斷了的母駝鳥。麥克唐納選擇迅速地以石頭和小刀結束駝鳥漫長的折磨，難以承受的悲傷讓她質疑，「這到底有什麼意義」。這隻駝鳥不應該受這些苦，「她根本就不應該出現在這裡」。山坡上的牛群則讓她下定決心離開，儘管那時，她並不真正明白自己鬼祟地用泥土和蕨葉進行偽裝，跟著牛群移動，再放聲驚嚇牠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然而，她並非一開始就將自己與駝鳥和牛群的相遇，詮釋為某種命定的轉捩點。相反地，她自陳有很長一段時間，將這些意義深長的相遇，



視為「確認偏誤的實例」——一個相對而言更「科學」的詮釋。但當她聽聞與經歷了更多人與動物相遇的故事，這樣的想法逐漸無法說服她自己。比方說，要如何解釋某個冬天早晨，當她正在河岸邊傷感於一段失落的感情，既孤獨又惆悵時，一隻雌疣鼻天鵝突然搖搖擺擺地走到身旁坐下，距離甚至近到翅膀的羽毛貼著她的大腿，然後就這麼把頭塞進翅膀底下睡了十多分鐘的經驗？（〈賞鳥基地〉）當然，最簡單的解讀方式是純屬巧合。麥克唐納說的則是，「天鵝在那一天為我化為真實的生物」。

「真實」的意義，在麥克唐納的語境中，不只是活生生的動物那樣的真實，而是一種「專屬於個人的真實」，是人與動物交會後產生的真實。有趣的是，她將這種真實比喻為塔羅牌之於人的意義。在塔羅牌的系統中，我們接納的不只是知識論範疇中的真實，還包括了象徵系統的真实——包括了「用心靈潛意識去解讀的符號」。動物與人的關係亦如是，只是長期以來，科學與身心靈學壁壘分明的界線，讓自然史原本也曾經具有象徵性的這層脈絡被淡忘了。

麥克唐納對真實的看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某程度上，她也為逐漸被偏狹地局限為量化的數據與絕對真理的科學，打開了另一扇通往真實的門，那扇原本就存在，卻被遺忘已久的門。那就是，「用不同尺度思考生命」，「明白你賴以觀看世界的方式並非唯一」。（〈序〉）如此一來，我們就可能對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產生不安，並且看見科學並非某些人以為的，僅是「純

粹、客觀的事實」，而是受到歷史、文化、社會漫長的滲透及影響。

循此，我們也才能理解何以書中許多篇章，麥克唐納總是不厭其煩地提示國族史與自然史之間的複雜糾葛：1934年，諾克福的農民以掠奪春麥為由射殺來自歐陸的雲雀，報紙標題寫著「不可保護雲雀：向納粹獻唱的雲雀在本地不受寬待」（〈群飛〉）；2013年，一隻名叫美尼斯（Menes）的白鶴在匈牙利被裝上衛星定位標，最後卻在埃及被漁民送交警方，因身上的「可疑電子裝置」，而被懷疑是間諜（〈白鶴中箭〉）；至於杜鵑鳥，更具有曖昧複雜的符號象徵，不只身兼英格蘭特色，又因其生蛋在其他鳥類巢中的生物習性，而被賦予猜忌、秘密、欺騙的形象，導致牠在一部戰後的攝影集《鳥的鬥爭》中，成為「入侵民族」的角色，與其他象徵鄉村英格蘭的鳥類展開殊死戰。（〈屋裡的杜鵑鳥〉）

若說上述案例的國族符號尚稱顯而易見，還有更多埋藏在日常之中，習焉不察的線索：例如野鹿圖案大量出現在家飾品的現象，隱然呼應著2008年金融海嘯後，頌揚英格蘭神話的風潮，「即使是雄鹿頭這個單純的主題，也能發揮裝飾釘扣的作用，將許多可用的意義釘合在一起」（〈車頭燈下的鹿〉）。一幅看似描繪優美的英格蘭傳統景象的畫作《庫克漢姆天鵝普查》，其中卻隱含既是原生種代表，也是君主政體象徵的疣鼻天鵝，其意義如何「長年來與國族地位和身分認同緊密交織」（〈天鵝普查〉）。

意識到「科學是如此容易涉入政治」(〈賞鳥基地〉)的麥克唐納,不意外地讓她有某些「政治不正確」的,違逆風向的「踰矩」發言。她以蠟嘴雀的歷史為例,被戲稱為「國民信託雀」的蠟嘴雀,近年族群數量持續下降,原因除了棲地減少,與灰松鼠掠食鳥巢亦有關聯。但被誤認為本土原生族群的蠟嘴雀,與被視為令人厭惡的入侵外來種的灰松鼠,其實出現在英國的時間是差不多的。麥克唐納據此提醒:「我們時常自恃無縫地把自然史與國族史混為一談,不假思索就斷定自己熟悉的事物必定也是土生土長,輕易忘記我們全都曾經來自別的地方」。(〈櫻桃核〉)對外來種的厭惡,是否連結著我們對於移民、難民的排外心態?人被區分為值得與不值得幫助的,動物亦然,取決於牠們是否是外來種、帶有疾病或威脅,判斷的標準往往反映了「我們自身對於世界自然結構的假設」,但太多時候,假設被視為真理,這或許才是更令人憂心之處。

## 在人跡消失之處尋找生機：《遺棄之島》

在多不勝數的地方,人類都忙著扮演地球的總管,決定何者得生,何者該死。我們一旦在某個生態系統留下印記,之後就會毫不猶豫地再次打開這個系統的引擎罩,胡亂干擾內部機構的運作。我們將地球當成一座需要照料的巨大植物園來打理,對各個物種做出

評判,扮演上帝的角色。一想到這點我就感到不安。這似乎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思維,也就是以追求「進步」和「文明」為中心的思維(注4)。

若說麥克唐納的憂慮與呼籲,是希望我們認真看待自己與自然的互動方式,如何無可避免地夾雜著象徵與隱喻、政治與權力,既而進一步將關懷付諸行動,凱兒·弗林的《遺棄之島》乍看之下採取的卻是與麥克唐納背道而馳的取徑:麥克唐納反覆強調人的行為如何與自然交織,是因為她擔憂若只將自然視為人類活動場域之外的所在,人們很可能會「把大自然看成正在消失或已然失去的東西,更加棄之不顧」(〈遊隼與高塔〉);弗林卻透過走訪多處因戰爭、災害或經濟衰退而被人類遺棄之地,提出「人跡的消失對自然環境更有助益」的主張。



當然，如果僅僅浮泛地指出以上論點，難免令人疑惑甚至憂心，這樣的態度會否過度樂觀，甚至導向麥克唐納所說的狀況：人類繼續毫無顧忌地破壞生態環境，又抱著自然具有強大修復力的心態，心安理得地對自然棄之不顧。弗林非常清楚這樣的疑慮必然存在，故在書中做了回應。她指出自己雖然舉了若干「正面」案例，但並不代表贊成放任掠奪地球資源的行為，而是希望透過這些依然持續變化中的生態環境，反省人類「介入」自然的模式。「這些受創地點提醒了我們，暫緩一些極具侵入性、干預性的保育方式反而是有益處的」。進一步來說，在「過度治療」與「治療虛無主義」之間，她認為當前人們對環境的愧疚感，會驅使我們偏向過度治療的方向，但這背後的心態其實是：「我們知道對受到破壞的棲地來說什麼是最好的，而且有所作為比毫無作為要好。」但是，我們真的知道什麼是最好的嗎？

於是，我們看見了弗林的不安。她不安的，是這個地球總管的角色，我們把地球打理得一團糟，卻依然篤定堅信我們知道怎麼做才是最好的，這難道不是一種傲慢？更令人不安的，或許是抱持此種信念的人，超乎想像地多。就像《犁過亡者的骨骸》中，杜薛伊可與護林員的對話：

「已經沒有『自然的大自然』了。」……「為時已晚，自然機制已經崩解，現在得讓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以免走向災難下場。」

「甲蟲會帶給我們災難嗎？」

「當然不會。但我們需要木材做梯子、地板、家具和紙張。您覺得我們會因為甲蟲在那裡繁殖，就跼著腳走在森林裡嗎？就像必須殺掉狐狸一樣，牠們如果數量太多，會危害到其他物種。」……「既然自然已不存在，就得由我們維持秩序。」

自然真的已不存在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弗林透過這些遺棄之地，試圖彰顯的真相正是，相信自然得由我們維持秩序，以及我們知道如何維持秩序的信念，到了需要調整的時候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會發現弗林與麥克唐納，其實是殊途同歸地以不同的語言，說著同樣的，溫柔與包容，挑釁與踰矩的敘事。

這些「遺棄之島」的故事是什麼呢？它們是被當成核武試爆場地的比基尼環礁（Bikini Atoll），如今此處已形成了一個新的生態系——儘管水面上的島嶼仍然恐怖荒涼，水下的世界已建立出新的聚落；蘇聯瓦解後的廢耕農地，出現了轉化成森林的趨向，其造就的人造碳匯（carbon sink），總效應雖然難以確實估算，卻極可能已輕鬆超越《京都議定書》的規範標準；經歷過慘烈戰爭的法國凡爾登「紅色無人區」，土地上已長出了一片禁忌的森林，儘管林間一塊寸草不生的空地，仍銘刻著掩埋、燃燒化學毒氣的記憶；2014年，車諾比在睽違一世紀後，出現了棕熊的身影……。

跟著弗林的腳步，我們會發現，沒有一個故事是「過度樂觀」、一片欣欣向榮的樣貌，例如

輻射對生物所造成的基因突變之影響，並不會因為目擊了野生動物的蹤跡而被抵銷。弗林提醒我們，所謂的修復，是「找回生機」而非「重拾原貌」，執著於「原貌」該如何的認知，只會讓我們成為更差勁的總管。

而弗林對自然史背後的政治隱喻之關注，亦與麥克唐納不謀而合。她在討論外來入侵種的議題時同樣提及，「入侵生物學的語彙偏巧與帝國的語彙吻合，帶有令人不安，甚至仇外的色彩」。儘管干預性的保育是目前世界各國的主流做法，她無意也無法阻止，但將這個議題放置在其他「遺棄之地」的案例中觀察，就會發現若把時間拉長，環境變化的曲線未必如我們當下料想的那般篤定。她以雨傘樹為例，在 1980-1990 年代被視為阿曼尼最嚴重入侵物種的雨傘樹，繁殖速度明顯開始減緩，以其種子為食的犀鳥數量亦開始增加。在此觀點下，非本土物種「汙染」生態環境的傳統看法，已有重新評估之必要。此種「新形態生態系統」的學說，在相信「自然得由我們維持秩序」的主流意識形態中，或許仍屬小眾，弗林也沒有意圖要說服所有讀者，她只是揭示出某些現象，讓讀者看見，世界上的許多角落所發生的事，我們並非總是知道，或總如我們想像中那樣發生。

無獨有偶地，《遺棄之島》中也有一個關於牛群的故事。那是在 70 年代，當最後一戶居民也決定離開島嶼後，被放生蘇格蘭斯沃那島，逐漸開始野化（feral）的牛群。這群牛因為是世界上少數真正野化的牛群，因此受到科學家

的注意。在 2013 年，攝影師芬德利（John S. Findlay）目擊了一起重大事件：被放逐的公牛王年邁死亡。他看見年輕的新牛王帶領一些牛隻走向那頭痛苦的老黑牛，牠們輕推、碰觸老牛的身體，表現出同情、悲傷、安慰與提供協助的意願。弗林有感而發地說：

我們往往只是將牛視為一種會自動反芻的愚蠢動物，而能窺見這些不為人知、未經紀錄的文化，可以讓我們洞悉牛的真正本質。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在人類以工業規模養殖、宰殺的物種心中，死亡是具有多大的份量。倘若在受到細心照顧的牛群身上，並未看到此種行為殘留下來，那是因為我們沒有給牠們機會：牠們沒有展現此種行為的自由；牠們通常無法活到壽終正寢的一刻。

在離開斯沃納島前，她看見了山頂上安然的牛群，「牠們沒有看到我，也根本沒想到要瞧我一眼」。麥克唐納無法挽救牛群的那份遺憾，透過弗林筆下的這群牛，讀者彷彿也因此得到了一絲安慰。

## 小結

弗林在《遺棄之島》中，曾舉出一個「富有詩意的科學概念」：「草食活動殘影」。意指在吃著草葉的動物離去後，土壤的變化、植物的消長，仍殘留、反映著牠們活動的足跡。換言之，

那是一種「生態記憶」。這個概念或許也可將本文所評介的三部作品牽繫在一起。她們透過書寫召喚了過往足跡的殘影，對此殘影之不安，則讓她們念茲在茲地透過溫柔又具思辨的文字力量，讓讀者看見不安之必要。唯其不安，方能不至於憊懶地全盤接受當前的現狀與理所當然的價值觀，從而體會到在科學中感受美與詩意，在文學中看見知識與世界的質地，是何其重要。而書寫與留下這一切，無非是為了未來的記憶。

---

#### 注釋

1. 奧爾嘉·朵卡荻著；鄭凱庭譯。《犁過亡者的骨骸》（臺北市：大塊文化，2023）。
2. 朵卡荻的致詞內容，引自該書書末附錄〈溫柔的敘事者：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嘉·朵卡荻得獎致詞〉，艾平譯。
3. 海倫·麥克唐納著；韓絮光譯。《向晚的飛行》（臺北市：大塊文化，2023）。
4. 凱兒·弗林著；林佩蓉譯。《遺棄之島》（臺北市：商周出版，2023）。



## 台大教授的 論語課

周志文 著

INK 印刻文學 / 11205/696 面 / 21 公分 / 8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876557/121

孔子以六經教人，提倡人文，在教育中，因材施教、有教無類。肯定每個人都有權在社會發展他的才能，社會不能拋棄任何人，而任何人也不能拋棄自己，每個人都有獨立的尊嚴。在孔子言，道德不是規範，而是優美的生活。作者以義理、詞章、考據的方式，重新整理詮釋《論語》全書。在悉心指引之下，閱讀《論語》，除體會傳統儒學之美，還可以發現許多被蒙蔽的歷史真相。新的認識，讓我們重拾文化信心，並建立全新的人生。（INK 印刻文學）



## 老子別裁 ：依法而治

郭鶴鳴 著

元華文創 / 11206/548 面 / 23 公分 / 6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7113139/121

本書破譯《老子》語言密碼，使五千言中奧義玄旨一一清晰呈現，就像引領讀者與老子當面晤談，輕鬆領會「君人南面之術」，知道那就是在教導我們「如何成為傑出的領導」。掌權者必須依法治理，必須循制辦事；位置越高越要懂得謙卑，權力越大越要尊重法制，這是老子對所有領袖人物最懇切的教誨。（元華文創）